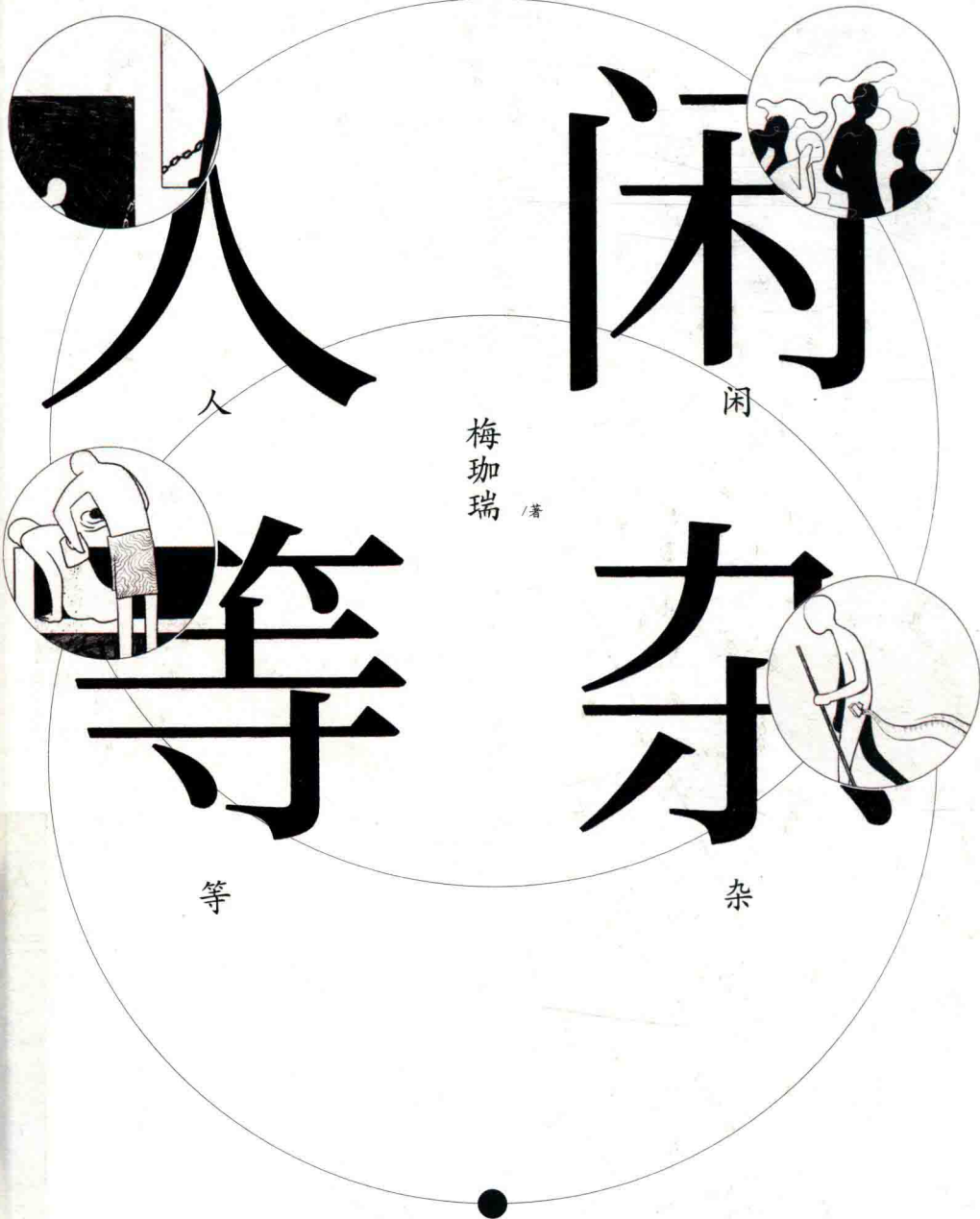




梅珈瑞 / 著

等

杂

算命、要饭皆是功夫，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。

作家出版社

闲杂人等

·
·
·



梅珈瑞

著

有人的地方，就有江湖。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闲杂人等 / 梅珈瑞著. — 北京 : 作家出版社, 2018. 6

ISBN 978-7-5063-9933-3

I. ①闲… II. ①梅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051125 号

闲杂人等

作 者：梅珈瑞

监 制：杨 意

策划编辑：黄诚瀚 林 尧

责任编辑：杨兵兵

封面设计：微博 @ 白砚川

版式设计：sonder

插 画：李丹阳 程琦瑾

出版发行：作家出版社

社 址：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：100125

电话传真：86 -10 - 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 -10 - 65004079 (总编室)

86 -10 - 65015116 (邮购部)

E - mail: zuojia @ zuojia. net. cn

http: // www. haozuojia. com (作家在线)

印 刷：河北画中画印刷科技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：147×210

字 数：135 千

印 张：8.5

版 次：2018 年 6 月第 1 版

印 次：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9933-3

定 价：46.00 元

作家版图书，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，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- 剃头的江湖
001
-

- 要饭的江湖
025

- 酿酒的江湖
049

- 放山的江湖
081

- 行医的江湖
107

- 厨子的江湖
137

- 殡葬的江湖
159

- 嫌犯的江湖
183

- 算命的江湖
203

- 走镖的江湖
235

CONTENTS

目 录

剃头的江湖





剃头的江湖

•
•
•

—

我曾经在溪城理发时听过这样一个故事，那是店老板韩金剪子讲给我的。他说，早年间剃头这一行当讲究可多了，和如今大不相同。

据他说，虽然剃头的手艺由来已久，但是在很长一段时期里，剃头不算正式的行当，压根没人指着靠它吃饭，拿它当个营生、当个买卖来干。那会儿，有这门功夫的人并不称为理发师或是剃头匠，而是叫刀镊手作。这些刀镊手作都被豢养在富贵人家里做下人，整日攀陪在富贵公子身旁，伺候主子修发掏耳、饮酒享乐，极尽阿谀谄媚之能事，是

地地道道的下人胚子。

清兵入关后，满人为了强化统治政权，削弱汉人反抗意识，下令要求汉人男子，无论官民，一律要将前额的头发剃掉，脑瓜顶上只准留下铜钱大小的一撮头发，再编成铜钱孔粗细的辫子，作“金钱鼠尾”头式。剃发归降，才能免于被清兵砍头。

这便是人们口中“留头不留发，留发不留头”的剃发令。

而剃头这一行，到了此时，才算正经有了自己的营生。

随着清政府的统治日益稳固加深，越来越多的刀镊手作没了主子可伺候，只得走出华宅高院，搭起剃头棚，担起剃头挑，走街串巷，靠手上的技艺替人剃头修面，一改原来的奴婢相，本本分分做活，最终凭借老百姓的口耳相传，逐渐被江湖人所接纳，迎头碰面有了一声江湖问候，才好歹算是入了流。

这段故事，要从韩金剪子他姥爷“唐一刀”开始讲起。

“唐一刀”本名唐汉生，是溪城剃头匠里数一数二的好手。据说，唐汉生学艺在扬州，南方气候温暖湿润，人们的发根总是被汗浸着，发质比北方人更加柔软卷曲，更考验剃头匠的刀把子，所以，他的剃头刀手平把稳，劲头十足。

几乎所有溪城男人都知道，唐汉生手中的木柄剃头刀只要从头顶一扫，刀锋所过之处，不管多软多硬多油多涩的头发，保准干干净净，一根不剩，绝不走第二刀。要换作

其他剃头匠，一刀不净再来一刀，反反复复，刮得头皮难受，红肿生疼。

所以，老主顾们总是称赞唐汉生，说他“一刀下去，片甲不留”，日子久了，说的人多了，便在坊间传开来，最后百姓送了他个绰号，叫“唐一刀”。

他也正是凭借这一手干净利落的剃头手艺，在溪城站住了脚，扎下了根。

二

这一天早晨，唐一刀照例来到溪城三角地搭棚营业。几个徒弟放下剃头挑子，搭起简易的剃头棚，烧水的烧水，养炭的养炭，唐一刀背着手踱着步，并不跟着忙活。如今他已经很少伸手做活了，一来年纪越来越大，精神头跟不上，二来也为了徒弟们多学多练，不能总捧着西瓜闷头雕花。除了有身份有交情的老主顾，唐一刀基本只是站在剃头棚的后头，盯着徒弟上剪下刀，时不时提醒徒弟腕子的力道和角度。

但老主顾来了，就又不一样了。这帮人讲究，剃发刮脸修面采耳按摩，少了一样都不答应。这套全彩儿，徒弟们做他不放心，必须亲自伺候着。老主顾舒舒服服地躺在椅子上，还总是当着他徒弟的面拿他玩笑，说：“唐一刀啊，



你这是怕教会了徒弟饿死师父，才不把手艺都教了，哈哈，活该你受累！”

每当这时候，唐一刀也不多做辩解，只是轻描淡写说：“他们才学了几年，半吊子手艺，怕怠慢了老几位，最后传出去，骂的是他们吗？骂的是当师父的我！您说是这个理儿不是？”

唐一刀说的倒是并未掺假，想当年他学艺的时候，远比现在复杂得多。拜了师父，一进门，别的甭干，先给师父师娘倒三年尿壶，三年期满，才第一次握上剃头刀。原以为师父要传能耐，可谁知只递给他半拉西瓜皮，叫他每日拿着剃头刀削瓜皮，从早到晚不停地削，削下来的每块瓜皮都得透光，削到不能再削，西瓜皮就削成了瓜皮帽，灯下一晃锃明瓦亮，却一个窟窿眼都没有。但这可不算完，还得叫西瓜皮一圈薄厚相等，扔到河里像河灯，飘飘摇摇顺着水往下流，一旦薄厚不均，栽了膀子扣进水里，师父也不责怪，拿出剩下那半块西瓜皮给他，接着练。

唐一刀的刀工就是这么练成的。

三年倒尿，半年削瓜，梳头、剃头、刮脸、采耳又学三年半。到了第八个年头，师父仍是不让出门干活。他耐不住性子，一心想试试自己的能耐大小，就背着师父挑起剃头挑子，拿起响器“唤头”，跑到乡下好歹过了几把瘾。

不料，等他回来的时候，师父领着两个师兄弟堵在门

口，任凭他怎么苦苦哀求，死活不让他进家门。

用师父的话说，你心不在这儿，学也学不成了。

“没别的送你的，这剃头挑子带着，总不至于饿死。但你学艺未精，遇见能人盘道，恐怕要犯难。有朝一日，山南海北遇上同行，无论胜败，就别说是我的徒弟了。”师父说完话，大门关上，院里再没了动静。

唐一刀在门口跪了一夜，大门始终未开，最后只得一咬牙，挑起剃头挑子，离开了扬州，辗转北上，最终来到了溪城。

三

三角地是溪城最热闹的地界，南七北六十三省，但凡来到关外的江湖艺人，都不免要在此处落脚周转，撂撂地、得俩钱，随后再计划是北上长春、哈尔滨，还是南下营口、旅顺港。所以剃头棚搭在这里，当地、外地的生意两不耽误，而且广场上江湖玩意儿也多，总还有热闹可瞧。

快到晌午，徒弟们手头的活陆陆续续地停了，大家伙一起搭起一张简易的木板桌子，准备吃午饭。唐一刀站在桌子上席，几个徒弟一手拿着馒头一手举着筷子站在四周。剃头的椅子放在不远处，整整齐齐码成一排，但他和徒弟们谁也不去坐。这是唐一刀给他们立下的规矩：“椅子是客人坐



的，不是咱们坐的。”

徒弟们看着师父都起了表率，自然也都磨不开面子再坐了。

三角地到了这个时候，喧闹的广场便安静下来，撂地的艺人和买卖人都停止了吆喝，三三两两聚在一堆，各自拿出准备的饭菜，边吃边轻声说着话。

突然，一声熟悉的响声不合时宜地从广场边传了过来，那声音清脆悦耳，带着铁器特有的撞击嗡鸣，摇摇晃晃地传进棚里。几个徒弟都没注意，还在一旁边吃边聊，唐一刀却脸色一沉，放下筷子，绕出饭桌，走到剃头棚外，寻找声音的来源。

正当他四下张望的时候，又一声“呛啷”传来，这次唐一刀听得真切，顺着声音瞧了过去，只见一个三十多岁的男子打三角地的东边晃晃悠悠地走了过来，肩头上挑着一副剃头挑子，手里拿着状似镊子的响器，小铁棍插进镊子当间，用力地向外一滑。

“呛啷——”

发出这声响的玩意儿不是别的，正是剃头匠人走南闯北用来招揽顾客的响器，名为“唤头”。它是下街剃头匠随身携带的吃饭家伙，人们只要听见唤头声响起，就知道，门外保准是来了剃头匠，想剃头的人便打开门，领着师傅进屋做活。

所谓，一响唤头，吃喝不愁，唤头一响，白银万两。

远处来人此时也瞧见了一脸气愤的唐一刀，可他却像是早有准备，脚下的步子仍旧不紧不慢地往前迈，时不时打一声唤头，“呛啷——呛啷——”他脸上挂着笑，奔着剃头棚就来了。

来人走到近前，一脸怒气的唐一刀却并不搭话，他转过身从徒弟的挑子上抽出一块围布，双手一抖，蓝色围布像一条青龙，在空中拧着劲翻了两个跟头，然后不偏不倚、平平整整地落到了剃头棚前面的空地上，阻了这人的去路。

徒弟们这会儿才发觉师父手上的动作，可又不明白师父把围布铺在地上是何用意，刚想上前去捡，只见师父怒目圆睁，狠狠瞪了他们一眼，吓得赶紧又把手缩了回来。

他们不懂，唐一刀这一铺，看似古怪异常，实则却是江湖人都必须熟知的规矩，同行盘道。

剃头行和其他江湖行当一样，也有春典切口，也有门内规矩。两挑相遇，如果各干各的，不想交流过手艺，也不想抢买卖占地盘，就各自停了手中的响器，待双方走远，再出声揽客。这是剃头业祖传道范《净发须知》里，明确说明了的行规社章。

问云：镊子几不打？答云：镊子三不打。

问云：如何三不打？答云：第一过本行面前不打，第二过神庙前不打，第三过桥不打。



问云：如何不打？答云：过本行面前礼数不周不敢打，过神庙前叨扰鬼神不敢打，过桥恐惊四海龙王不敢打。

可眼前这位，却一直把唤头响到了唐一刀的剃头棚门口。唐一刀想着，要么此人有师无祖，不懂行业门门道道，是个半路出家的外行人；要么就是明知故犯，打定主意要找同行别扭。不管哪一样，他这样面对同行，都已然是在挑衅和不尊，唐一刀在溪城剃头这么多年，还从来没有谁敢如此不把他放在眼里，找他犯别扭。

所以，唐一刀也并不客气，直接迎头盘上了道。

剃头挑子盘道，分文盘、武盘。文盘无非是用祖传道范相互试探，我问话你答话，三言两语，你若答得上来，互相抱一拳，寒暄两句便各自退开。

可唐一刀不言不语，直接把围布铺在地上，挡住去路，却是实实在在的武盘。

剃头匠人大小两块围布，代表着祖师爷罗祖座下的两条青龙。此时，地下这一块，便是那其中一条。假若他直闯过去或是绕开围布另走他路，就说明他不懂行规，唐一刀便可以让徒弟没收了他的剃头挑子和唤头，叫他吃个亏，给他上上课，也长长记性。

如果他敢反抗，那就更好办了。都不用自己伸手，三角地上深谙道上规矩的江湖人，就会出手相助，毁了他吃饭家伙不说，一顿揍总是要挨下了。

这便是武盘的凶险。

退一步讲，若是他真懂得行规，方才不过是误鸣唤头或有难言之隐，倒也有化解之法。他只需走到围布前，弯腰撕开一寸长的小口，随撕随叫：“你要青龙拦路。”然后拿出自己的小围布搭在左臂上，再把剃头挑子从肩上放下，单臂擎住挑子而不落地，大喝一声：“我便跨海登山。”如此这般，他可踩着青龙继续往前走，最后走出围布，再度鸣响唤头，视为道歉，这样唐一刀便不可阻拦。

三角地上午休的人们这会儿已经注意到剃头棚前的变故，纷纷放下手中干粮，三五成群，浩浩荡荡地围了上来。毕竟，江湖人管江湖事，江湖事找江湖人。行走江湖，最重要的便是一个“义”字，更何况，他们深知，这些江湖规矩如果自己都不拥护，江湖饭碗让外人撬了行拿去，最终是大家一起都没饭辙。

唐一刀见众人围了上来，心里顿时添了底气，眉宇间更多了几分锐利，只要对方稍有闪失和不周到，他随时可以给这人一点儿教训。

可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，这位外来的剃头匠丝毫不受场上人的气势影响，淡定自若地放下了剃头挑子，回身从身后的凳子下面也抽出块蓝色围布。不等众人反应，只见他攥起围布中间，扭着腕子向天上一推，平整的围布在空中疾速旋转，随后缓缓下落，噗的一声，落在地上，众人再瞧，



地下这两块围布严丝合缝地叠在一起，似变成了一块。

人群哗然一片，其中有懂行的，小声感叹：“今儿在溪城，算是开了眼了！”

身旁人不懂，问道：“前辈，你见多识广，就这两下子，该怎么讲？”

“我也是听老先生提过一嘴，叫占道，他这意思是要比比试手艺，要凭能耐霸占唐一刀脚底下这块宝地啊！”

再看唐一刀，他呆愣愣的双眼，紧紧盯着地上叠在一起的两块围布。

如今这个年月，竟然还有人会使这一手——青龙占道！

四

三角地里已经炸了，腿疾嘴快的人看明白门道，挤出人群吆喝，远处不明就里仍在吃饭的人也来瞧热闹，不一会儿，偌大的场地里再没有耍玩意儿做买卖的人，大家伙都聚拢在剃头棚周围，等着看这场剃头较量。

“师父，师父！”徒弟的喊声把呆在原地的唐一刀拽回到当场，他深深喘了几口粗气，急躁的心跳才缓缓趋于平稳。

其实，让他感到莫名恐慌的并不是眼前同行的这一出青龙占道，而是方才，他的脑海里竟没来由地响起离开扬州时

师父所说的话：“你学艺未精，遇见能人盘道，恐怕要犯难。有朝一日，山南海北遇上同行，无论胜败，就别说是我的徒弟了。”

这让唐一刀觉得，师父的话像是命中注定，冥冥之中早已有了安排。

来人见唐一刀许久没有言声，便抢先上前一步，拱手报号：“在下韩守义，京东宝坻人士，初来溪城，还请问大师父尊姓大名。”

“不敢，唐汉生。”唐一刀稳了稳心神，拱手回礼。

“唐师傅，先给您赔不是了，非是晚辈砸您饭碗，实在是老娘患了急病，家里头等着我挣钱买药，我挑着挑子绕着溪城走了三圈，愣是没有唤出一位剃头的，打听后才得知，溪城百姓剃头，只认您这一家。”韩守义拍了拍干瘪的肚腩，黑瘦的脸上泛着苦笑，“所以，还请您见谅，也慢说救不救得了老娘，便是我这大老爷们，如今也饿得前胸贴后背，再寻不着饭辙，可能我自己都得饿死。”

“韩老弟要有难处，尽管跟我讲就是，往远了说咱们都是江湖穷苦人，往近了说又都拜着同一个祖师爷，何必要摆下青龙占道，叫外人看自家笑话？”唐一刀混迹江湖二十多年，真话假话倒还是听得明白，所谓的老娘看病，不过是韩守义顾及自己脸面的托词，就单看刚才甩围布那一腕儿，绝不是体力不支肚里没食儿的人亮得出来的。不过，话已至

